



說郭

古琴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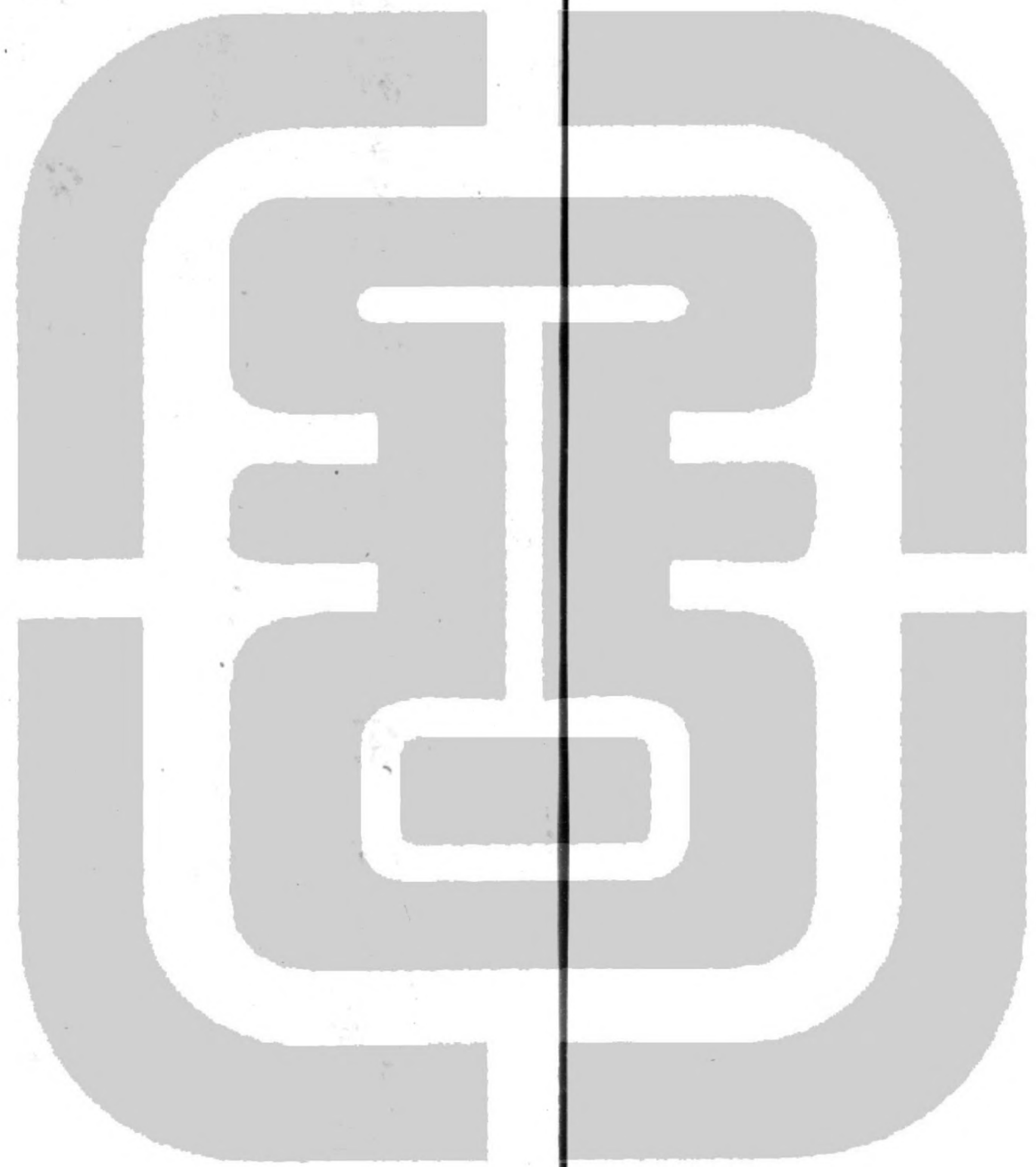
沈水齋生者看生業話內

東坡漁樵閣話常係在外冊

卷三十三至

卷三十五





素郊甘澤謠 宋蔡條鐵園山叢謨 宋藝於之中吳紀聞

宋史浩公齋意抄 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宋吳辛視聽抄

儒林公議 宋楊和甫行都紀事 晉葛洪西京雜記

宋秦再思洛中紀異錄 宋鄭震讀善愚見 唐張固函洞鼓吹

唐劉餗隋唐雜記 唐常絢劉賓客雜錄 宋韓元吉桐陰舊記

天隱子 司馬承禎叙 宋黃鑑揚文公談苑 宋錢象功植杖洞錄

雲莊四六餘話 韋居禮白宋陳繇 宋程原三柳軒雜識

元仇遠稗史 宋顧少章船尾松話 宋蘇軾漁樵洞話

說郭卷第三十三

甘澤謠一首 袁郊尚書祠部郎中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以付之。身則汎然江湖。偏遊煙水。往數歲不歸。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踈脫。不謀宦遊。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不舟停撰飲食。有前進孟彥昇。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勝。則窮其景物。具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未有未招而自詣者。繫方伯之為人。江湖之可駐。吳越之士。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嘉

陶峴号水仙

其來遠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奴名
摩訶善游入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
下白茫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命摩訶下取以為戲
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波而出焉為
毒蛇所齧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
陽為怒乎犀烛下照果為所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
奉諭矣然其常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徇
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而素之
賤擅貴游之權浪跡殆垂三十年矣固其分也不得昇玉璫
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別襄
陽山水復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
吉祥佛舍下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
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泪沒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

摩訶見常人
必信此以示
者神託見者
不免是亦此
隱為終日

紅線乃
劍心也

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至前某引手將
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宝今者既失環劍汝將
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曰此流血窮命
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之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
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江湖矣詩曰匡房
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
還成雅飛楓葉夕陽動鷺立若根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
酒榼歌扇正相迎孟彥昇復遊青瑣出為武昌令孟雲卿
為當時文學乃當朝上品焦遂天室中為長安飲徒時好
事者為飲中八仙歌曰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
筵紅線乃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高遣
掌牋表號曰詞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音調
頗悲其掌擊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

唐揚巨源有
傳見唐史

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至德之後
兩河未寧初置招義軍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
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
承嗣男嵩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使
人日決往來而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
據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士武勇十倍者
得三千人另外宅男兒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
選良日將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吐白語計無所出時夜
漏將轉棘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紅線曰主自一月
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
料紅線曰某雖賤品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
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勲業
盡矣紅線曰易尔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

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
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
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返速其禍柰何紅線曰某之行
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簪金鳳釵衣
紫綉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
神君名拜拜而倏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當時
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
驚而試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
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如是但取金合爲信耳紅線
復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
宅男兒息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
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家翁正於帳內鼓趺酣睡
携文犀枕髻色如黃殼枕前露素一七釵前仰開一金合

內書生甲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珠散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炆委。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軒指而躡者。或手持巾櫛。寢而伸者。某技簪珥靡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暉動木。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頃忘於行役。感知霽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餘里。危邦一入。經過五六餘里。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云。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師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半夜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惶。使者以馬搥叩門。非時請見。承嗣亟出。以金合受之。捧承之時。驚懼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決以宴移。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賫繒布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它物

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移親戚。專膺指使。敢議婚姻。後當接轂。後軍榮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号為外宅男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尚。今並脫其甲冑。放歸田野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使人交至。而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遊季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患病。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症。某以荒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其一季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而氣稟卑微。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鮮。寃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延慶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為殛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某雖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尔

詩好

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線曰事闋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
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諸坐客中
令朝陽為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銷百天樓還似洛
妃來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不勝悲紅線拜且泣因
偽沉醉離席逐亡其所在

鐵園山叢談 五司

宋蔡條

太祖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之八年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
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墟也時太宗適為充海節
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
宗神庶晚未得嗣意頗無聊稍事燕遊一日於後苑龍翔池
南新作兩小亭東曰迎曙未幾立皇太子而賜名適與亭
名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神宗之末當守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
忽沸且久不已神宗臨水殿睥睨而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

王從傍過者池沸輒遽止無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是為
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泰州徐先生守直世号徐神翁
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
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為太上皇
御名也

慈聖光獻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在治平
時英庶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密以情勸諭
之曰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已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
耶宣仁不樂曰奏知娘新婦始嫁時十三團練選尔即不
曾嫁他官家時多傳言於掖庭宮嬙歲給帛多彩色尔遇
支賜俸絹稍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為生紅
絹蓋患其純白故也此亦國家太平一故事
陰陽家流窮五行數術不得為無至一切聽之反棄天人事

斯失之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臆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年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一二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操術者，人爭談格局之高，惟富貴之繇，徒足筭賢者之一哂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号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夜時生一子，馬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從長則恣听其所欲，為閉鷄走狗，一不禁也。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多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曉自苑中歸，上国悉大醉矣。馬忽躍入池中，水浸而死。

包彈

日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書擊馬，其劾白間，若人不忍聞，而昭陵能容之也。是以仁庵實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邪。目人之有玷缺者，又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播天下。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壹碧無際，加江流瀟灑，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客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可得乎。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枝直於馬前，大內中諸司，高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庫入內藏庫，馬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母二，大篋玻璃母者，若今之鉄滓然，其塊大猶小兒拳，人莫知其方。又歲

又無籍且不知所從來或曰柴安宗頭德間大食國所貢又謂
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莫寫之但能作珂子
狀青黃色隨其色而不免自古也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
制甚大而質古外視不大佳每以巨大藝之輒作異花氣芬郁
滿室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
收取以歸中龍涎為貴諸大璫又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
得而古龍涎為貴諸大璫又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
佩於項時以衣領間摩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
因古龍涎始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人采薔薇花上露殆不然實用白銀或鈔
錯^{錯也}為之甌甌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蒸積而為香此
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
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聞數十步洒着人

衣袂經數十日香不散也至和二三年效外國造香雖不能得薔
薇第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
水猶奴^爾尔香本初一種也膏脉貫盈則其能沉^實此為沉水
香然沉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疑實者也謂
之脫落因木枯而自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
脉^馬故言生結也謂之虫漏因虫傷蠹而後膏脉亦聚焉故言
虫漏也自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虫漏則氣烈斯為下矣
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弄水香^者者番語為
娑菜者是也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
褐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是也娑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
結實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伐其根必盤有膏脉
湧溢以故亦結但數為雨淫其氣頗腥烈故娑菜中水盤
頭為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号为^篋香

大凡沉水婆菜箋香此三名嘗出於一種而每自有高下其品類名号為多尔不謂沉水婆菜箋香各別有種也三者其產占城則不若真蠟國真蠟不若海南諸黎峒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皆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處吳中厭聞沉水香說近者貴遊所取多海南真沉水一星直一萬居貧賤安得之因反喜海北者若沉水也号瓦窰者生涼地号浪灘者官巴中時擇其高勝試藝一炷其香味雖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古人說香繼續本草西陽雜俎諸家流殆匪其要

中吳紀聞

六

宋龔明之

字希仲
崑山人

三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鄒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徑

阜橋

詩

皮日休詩

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昔謂此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阜橋者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為人舂役後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皮日休嘗賦詩云阜橋依舊綠楊中間里猶存處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

還金方是

斐正

陸魯望有聞鴨一闌頗馴一旦驛使過馬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柰何斃之使者懼以囊中金贖之使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自呼其名尔使去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

公復

也後請於朝始復旧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

海滄山

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曄事在史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虎丘舊名海滄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号虎丘山楸有伽藍列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立西武丘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

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諱改曰武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文龜蒙各有登像在吳江鮑鄉亭之傍東坡嘗有吳江三賢登像詩後易

作文者以

其名曰三高且更為塑像瞿菴主人王文儒獻其地雪灘因

廷之今在長橋之北與岳虹橋相望石湖范公為之記文氣與

雖騷相類後又寬易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嚴前輩為文

多不厭改此可為後季法程也

太公避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

地處

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謂之海濱

楊

備即中嘗作詩紀其事

夜航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其名曰吳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

船

休咎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俗語以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貽我來年棄甲復來皆音釐

罷休

蓋德德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一日吳王語

孫武子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花名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佳

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茶蘼為雅客桂為

仙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詩

美中至今傳播

蟹

吳之出蟹旧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魚曰望集

有志云漁者縋蕭承其沉而障之曰蟹簾又曰稻之登也率挾

綽堆

獄山

承天寺佛

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吾人謂之輸芒

崑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本名綽墩避御名改綽堆故老相傳云是

黃繡綽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又能作三反語太湖中有東獄西

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備即中詩云雷霆号令雪霜

威二獄東西鎖翠微彷彿豐都叢棘地岩扉應是古園扉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之掌

中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有漁者

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四

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

以千錢與之今像中各置壹錢而售之直亦以千金為率漁

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

象蝨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

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

干將墓

自此名之揚備即中詩云霸越勳名間在才五湖烟浪一帆

開猶防烏喙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干將墓在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傍忽有蛇上其足

其人遽以刃誅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余乃折

劍也至歸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鍊丹井存焉号丁令威井水泉至

今甘美雖旱不竭

交讓巷謂之泔漿巷織里橋謂之吉利橋葑門謂之府

門帶城橋謂之戴城橋字音之訛罕有知者

宣和初余之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繫結帶中否則以違制

論士人甚苦當時有諠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

錢新行條制不得面後長番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及

畏便縫濶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孝先輩被人呼保義

之說 結帶 巾

丁令 威井 字音

周妓下
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子韶為守時周忽
暴亡適道川放張守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比。大衆且
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
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
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歌別是春。大衆还
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明分會得驀山溪畔
芳草渡頭處。六公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烟火燒及
千愁萬恨心

浩然齋意 抄一

宋史浩

五鳩

鴟鳩 鴟亦作鴟音 趨別音阻非 鳩鳩 布火也曹風 鳩鳩也杜嘉 祝鳩 魚之雛是也 爽鳩 鴟鳩也音竟

鵲鳩 大明之鷹是 也非班鳩 鵲巢之鳩又在五鳩之外食桑椹之鳥也

騶虞

騶虞氏作騶虞御人非獸也呂氏作獸

牆板

左傳水昏正而裁：築墻長板也音在定之方中

膏沐

膏所以膏面沐蓋潘也潘米汁可以沐頭左氏遺陳氏之潘
沐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
脂是也

左辟

葛儼云宛然左辟也音避蘇氏曰避者必左

甌甗

郭璞云甗甌甗也 甗音鹿

何糜

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糜 音糜 傳曰水草交曰糜李氏曰左
傳吾賜孟諸之糜

糗糒 糗也 糒也 謂之米雪 謂其

粒若糗若米然

綠竹見陸機註以為木賊草也見詩采芣篇

醉導飲也欲以酌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
進酒於賓乃謂之酬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葉詩云酌言酢之酌言酬之

木賊一名綠

木賊一名綠

酬酢

葉詩云酌言酢之酌言酬之

米雪
字如如
糗糒

殿屎

殿屎殿去声屎音熙呻吟也板之詩云民之方殿屎

中垢

中垢柔桑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中垢猶內行也蓋以

閨門之事汗蟻之名王鳳之毀王商是也

鎗金

鎗鎗金載見脩聲上巢箋曰鎗金飭皂疑金世所謂搶金

者以声為去声呼耳當攷

剖冰

王祥卧冰按晋本傳及陽秋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疾嘗欲

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及鯉躍出

持之而歸無卧冰事

司馬德操別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好其妻諫

曰人質所疑君宜辨

論今皆一槩言好豈人之所以問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

亦復是好

杜神公事本

楊雄酒箴云觀瓶之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井眉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劉景

大所

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錢者

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比雪

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

或以為橘或以為梨為柑莫知孰然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以夫称主而

孟則里克妻字也

韓詩綽雪顧我顏不歡坡詩一語遭綽雪失身墜蓬萊

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簪踊滑汰聲如鳧鷖

越中有蕺音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紫赤色多生山谷

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嗜蕺嘗采於此山故名本草云閩中

謂之菹菜齊民要術亦有蕺菹法云生擷之有臭氣凶年民

此說心

司馬

法道知意

人為笑

梨橘柑

法帖

孟孟

綽雪

滑汰

蕺

菓菜

斷根食之諺曰豐年惡尔臭荒年賴尔救今所謂魚腥草是也盧大家謂之天蕎麥能爛玉石作泥

賦

錫枝

元脩菜也吳中絕多名漂搖草一名野蚕豆

俗以油煤粉梗綴之米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煤錫枝綴紅糝二字頗新

蔗霜

魯直荅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如殊有味又糖水

糖水

譜曰遂寧有糖水冠於四郡云

絮言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变色曰絮是何言也刘夷叔嘗用焉如孟夢令云休絮我

日水糖

自明朝歸去

對人

胡文定公家至貧傳徒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

言貧

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懷古詩

史公突洛陽懷古詩王光照夜新塚劍氣沉霄古戰場

如負拘

杞表

宣和盛時所在有灵芝朱草祥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

廷進築邈州城得拘杞於土中其形狀如焚仙家所為千歲犬

所化者主者得之喜甚於是馳貢闕廷蓋徽宗生於壬子正

符所屬之辰尤以為美祥宰臣欲以詰朝拜表稱賀諸公

筆先是庠序久踈王氏之祭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孛蔡

崇礼者素善賦主者延致東閣授以此題其蔡從容屬聯

妙絕一時首曰灵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駟騎朝馳薦聖

人之萬歲眷荒喬沉論之久矣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各有待其蔡字叔原

新亭語
所說固是余
意極其太執

天帝醉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讀之不曉其
說。蓋洛陽四山圍伊洛。灃澗在中。而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玄
武在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詩云。山似洛陽多。許渾詩云。只有
青山似洛中。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艷綺羅。自是當年
秦帝醉。不關大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昌黎同論詩以為
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載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天
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
錫用。王此主而翦諸鷄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同
事。秦豈詭哉。李善曰。昔秦穆公嘗寢七日而寤。志林曰。天
帝醉秦暴。金誤墮石墜。烈仙傳讚云。秦穆公受命策祚。在之
業。史載秦地兩金三日。金誤墮。其是邪。嗚呼。天帝有時而醉邪。
峻巖回切。又作峻尊。綏切。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

五事
銘

峻作精之至也。建寧人土音亦此。呼小兒之昏陰。
貌言視聽思曰五事。孔子告顏子。視听言動。非不及思也。思在
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思為四事本。五事亦還相為本作。
五事銘其貌。銘曰。貌無暴。君子容。瞻視尊。衣冠中。匪色石內。
美充足。恭者貌似。僮載偽拙。滅德凶人。肖鬼天地。通玉温春。
融。恭而安。乃德崇。言銘曰。言有好。言有莠。口濁人。招悔咎。言
曰。從匪從口。接以通。發不苟。滿天下。垂永久。多言哉。中是守。
雷風行。萬竅吼。雷風息。一何有。視銘曰。視何蔽。月之翳。不
去。目不麗。目本明。視何累。可去乎。非翳比。翳外來。視匪外。亦
視何外。內自神明。自靜止。於礼非勿視。听銘曰。聽視非耳。苟之
声自物。來無時。耳亦物。上交迷。忽沉着。听者誰。必太空。物不違。執
為物。吾何知。虛能受。聽在茲。兢乎道。心微思。銘曰。思無數。深莫
測。雖莫測。有限。固不出位。分如石。鏡中象。應元德。在心妙。天

造墨
名家

則思神通精之極。是曰睿入聖域。易無思。亦易。
張疇齋試墨名。仲壽字希靜。李廷珪文元。背文云百年如石。一
點如漆。潘衡宣和龍香時齋。姓氏磨滅不可辨。有御前室
墨四字。蒲大韶書窓。輕煤煙帳。餘馥德壽葉。立英造朱知
常香劑。梁果復古業。邦憲造雪齋墨。室叢桂堂。李世英胡
友直周朝式。潘衡孫秉彛。李世英男克恭。梁温蒲彥輝。劉
文通郭中原。鏡湖方氏齊峯。緝熙劉士先。造寓庵。得李潘
心法。俞林丘狄。製香墨。黃表之善。慶書室。謝棟徐禧。葉茂
實彥翁客卿。比皆善造墨者也。

會稽

會稽先賢傳序云。會稽其建國也。自山陰南走剡。東走上虞。
餘姚之間。江山皆奇。嚴清遠烟雲濃淡。樓觀出沒。有詩人登
工所不能模寫者。故漢晉以來。全德高行之士。多萃於是。而
方士矐仙絕俗遺世者。亦往往出焉。予蒙恩來守。是邦得勝地。

湖中用道家法築宮以祈兩宮壽。因即其兩廡左祠高士。右奉
列仙。皆作贊刻石。以備會稽故事。或謂鳴夷子皮之決。賀
季真之高。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
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
阿附好黃冠。東歸及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
其榮也。夫二公之賢。吾輩所當敬仰。然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
季真寘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
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乾道己丑上巳。句章史浩序。

高尚之士

漢嚴先生名光字子陵

漢王先生名充字仲壬

漢袁先生名忠字正甫

漢桓先生名曄字文林

魏稽先生名康字林夜

晉孔先生名愉字敬康

晉虞先生名喜字仲寧

晉阮先生名裕字思曠

晉王先生名羲之字逸少

晉謝先生名安字安石

晉謝先生名敷字敬緒

晉戴先生名逵字安道

宋朱先生名百年史失其字

宋戴先生名顥字仲若

宋孔先生名復之字彥深

宋孔先生名祐史失其字

齊褚先生名伯玉字元琮

梁何先生名胤字子季

唐秦先生名象字公緒

唐張先生名志和字子同

列仙之傳

越相范公名蠡字少伯

漢南昌尉梅名公福字子真

漢太尉鄭公名弘字巨君

漢魏先生名伯陽或以為字

漢蘇先生名子訓

吳翁先生名象字元則

吳上虞令劉公名綱字伯纁

吳趙先生名廣信

吳虞先生名翁字心生

晉夏先生名統字仲卿

晉葛仙公名玄字孝先

晉抱朴子葛公名洪字稚川

晉長史許公名謚字思玄

齊顧先生名歡字景怡

齊光祿大夫孔公名灵產史失其字

齊杜先生名京產字景濟

梁貞白陶先生名弘景字通明

唐叔書監賀公名知章字季真

唐宗元吳先生名筠字貞節

唐元英方先生字稚飛

唐嚴先生名青

此策問文
字終佳也
讀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
吾亦不知其向心也登治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
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渺然予耆老不足證矣安得
不寤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烟猶帶齊梁光景徒重以
人黯然而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
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澤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
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
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捨界表而
經營猶可藉口山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
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酒其楸者長陵杯土詎

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路謂五陵時，晉寄江左百十
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之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
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墓，漢
猶有人守之。歲洒雨沛，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况祖宗
神爽所眷，願乎自端平至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八陵不傷，
動人悽愴者，士大夫泥於湖中歌舞之樂，何知天下大義。
諸君此夙素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孝問，自比孔顏。
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里選，皆欲
彷彿三代，獨此一年，豈甘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經者，必不
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
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扼關中。未知諸君所聞何如耳。後來
童幼班荆，輟音茲固晉人所深恨。間之西北流寓，抱孫長恩於
東南，已知中原不可復矣。一旦間有北方豪試于間者，有司

豈不敬喜邪。猶記朝士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又虜則
中國之憂方大。紹定事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斯世也。諸君
有義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能分半席乎。

浩然齋視聽抄

元周密

雪作戊

雪多作於成已者，嘗教丁亥冬雪，率多驗。近戊子十二月八日

巳日

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丁戊巳皆

戊午巳

雪日也。趙雲州云：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而雨，或遇亢壁二

未日雨

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天裂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南河，至於維陽。一日午後忽見天裂，

其軍馬旗幟無數，始馬皆紅旗，繼而皆黑旗。凡茶頃乃合見

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書不

今人書不宣備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箋，末曰：造次不能宣

宣備

備，宣作勉。音出羯鼓錄，稽康琴賦云：間闕作遼，故音痺。音絃長。

微鳴痺者也。兩絃之間遠則有聲，故云「一痺短也」。又曰：下

也。山立字，禮記玉藻：山立時行，樂記總干山立正立也。

頰頰字，三國志：賞祿以奉使，稱職頰頰。至吳杜詩：三顧頰頰。

天下計。

圓夢字，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

今世呼蒲萄批杷為去聲。樂天詩云：酒鈞送盞堆蓮子，炷淡粘

盤壘蒲萄。

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批杷。其音自唐然矣。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王臣，億載万年為父母。平生能着

幾鞞履長日，唯消一局碁。碁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知謀。

無勇功，惟聖時若。又數點雨，風約柳一枝花，影月移來柳。

搖臺榭，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勸君更不飲，杯酒與爾同。

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紅樓。梨園弟子白髮。

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8 格言

媒已之長者，覩其色，暴人之短者。汝為敵位，卑言高，非汝賤，交

淺言深，植荆棘出於汝口，氣無跡入於人耳，不可滌。汝知弗戒，

悔何益。

韓維基云：凡親戚故舊之為時宦者，皆當以時宦待之，不當

以親戚故舊狎之。此說最佳。

8 富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物；富有餘，不盡之意，以還朝廷；富有

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富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馬碧梧嘗

題於壁，不知誰語也。

以煮酒，脚塗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8 斲琴名手，唐有雷威、雷珙、郭亮，皆蜀人；沈鐸、張錢，皆江南人。

蔡獻僧，知仁、衛中立、慶曆中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皆崇寧中

古琴名，春雷、玉振、流泉，並御，不出右屬。宋玉，實腹琴，混冠古韻。

超脫

壁石
斲琴
名手
古琴名

斲琴
名手
古琴名

崇寧中
並宋人

磬秋晴伯金濡高彦萬壑松郭祐瓊響歷端玉壺水小字

趙玉溪間素紫霞第一玉鶴玉鴈皆宣和御府大雅松雪趙希奔

雷奕氏百琴存古張受秋澗泉楊守玉玲瓏楊伯百衲太平吳國年

趙仁濟脩進入吳越國王宮今李公略得之拋李云其家曰趙

元豐間米元章自号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帶印其後

並不用之

伯幾云今所謂拙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插柳枝留春亦不

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塲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陳石泉自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作木蘭花慢云北人

未老喜依旧首南冠正雪暗淖沲雲迷芒碯夢落却鄉

心日促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爭

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憶歸難慨故宮雖在故家喬

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微何處問瑶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

橋上杜鵑聲裡闌干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金孫壁云耳暴聾用全蝎去毒

為末酒調以貫耳中聞水声即愈云是韓平原家方枸杞子可

以榨油點灯觀書能益目力金瘡乃斧傷用独殼大栗研為乾

末付之立止或倉卒用生栗壽付亦驗喉痺乳鵝用鱗鱗衣鳳

尾草洗淨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

鵝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張梅坡云其父患此已不能言

用之而愈齒腫痛黑豆酒煮汁漱之王脩竹閣中用驗鄭鶴

腫有一單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火許調付瘡上屢施屢驗癰疽

惡瘡初腫起用當歸彭頭黃蘗皮羌活為細末生鷲鷲藤搗汁

調付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并瘡頭付

之恐毒氣四去不可收矣

此詞絕佳
花慢
木蘭

醫藥

宋少帝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己亥己丑壬申甲戌七月十一日登位号天端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

兩宋

相符

宋高祖劉裕丁亥生庚申即位国号宋丙子渡江国号九七二十年至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国号宋先是丙子得李後主丙子大元渡江国已執人所云未考

法令

書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未能之謂令設於此以特彼之至之謂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式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謂嘗行此道昉自今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兵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又晉崔游云函燕威用武供給亦勞於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也

秦玉坐

韃韃有柳哥者元係大根脚後其家凌替典賣罄及偶有向者征獲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錠無鼻價者偶有言於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模其文令識篆人辨之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璽於是徑進之上方乃進表稱賀甲午正月二十九日也陳東山甲午四月自燕京歸言此事

正月

三益

周益公日錄云吳詭曰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水大也壬辰年正月初六日己亥十八日辛亥三十日癸亥是歲大澇湖田顆粒不收癸巳正月亦有三亥然乙亥在春前是歲無水灾俗諺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隻變遇甲雙晴蓋逢庚於隻日必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

觀變

視聽抄

宋吳卒 字商錫 子博士

詩所以吟咏性情乃閑中之一適非欲以求名也余詩自知其

論詩 黃山

淺然却是自家作活生。未嘗寄人藩籬。若有以艱深之文
 詞人未必以為淺也。黃魚直作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
 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推蹈於渺溟之中。本非其長處
 也。而乃字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於其本。而影響於其末。
 讀之令人深壓。章茂深即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季作
 江西詩。石林每見之。必輒感曰。何用此死声活氣也。此言真
 有味。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愚夫季之者
 過也。王氏主經術。蘇氏主詞章。東坡在錢塘。有三衛士人何
 欽。聖名恭。意經術。以為然。獻長篇於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詩曰。
 昔日歐陽心獨苦。搜羅天下文中虎。未逢賈馬嗟誰與。休文
 章亦旁午。一得眉山老翁語。始平生好奇。古塞騰寫鴛鴦。
 蛇侶錦繡賢。腸終日吐眉山誇。馬挾雙龍歌斜劍。閣東一
 息萬語光。群雄是日曾酒歸。醇醲仁廟當朝起。數公四詩

何欽

聖詩

閭闔來清風。眉山秉筆磨蒼穹。稽首獻納何雍容。是時慶
 歷垂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入彀。大開黃閣
 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歌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
 鳴脰。集賢李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街。華蓋星邊捧詔
 來。天子延英不浪開。名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
 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才。飄然八駿光龍媒。西京
 應制十八九。晁董稟然為與首。此輩昂藏稀世有。劉蕡又
 作蛟龍吼。觀公牽動新人手。玉壺破碎珠囊部。許國誠心
 仍貫斗。識者談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揮姮婦供
 兔毫。公歌數闋風刀。若耶溪上皆亭橈。郢客擲筆不敢
 操。楚人往。收離騷。李杜潘籬不甚牢。李白脫却錦繡袍。
 東風顛入五湖裏。萬籟声号酷龍耳。河伯江妃愁欲死。
 只恐公來使見底。南登灞橋將何以。直節壯聊自倚。养

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風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叮嚀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繡袍鏤金珮。玉何申。姮娥喚作麒麟馬。知韓子昨前身。龍樓漏箭銅壺挹。隱約六街騶入唱。傳宣使者翻然集。月題馬額頤如月形者駿馬天門立。錦箋瓊管尚書給。允詔忽然如俯拾。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平措。我來脩文偃武初。詞林翰苑新扶踈。竇陶穀端何如。我冠曳屨承明庐。草昧功名向武夫。討論潤色始徐。翦夷五代篡。尚書墨客稍。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式從頭為君數。真宗皇帝觀神寓。揚億風流玉堂處。傾金注玉橫尊俎。大笑烘堂任豪率。逡巡百尺江南楮。密煙煤聚如雨。六一超然又不同。陳言萬紙一洗空。晉齊梁不待攻。兩漢直抵元和中。龍驤鳳峯扶桑東。五采射日吞長虹。滿玉

金鍾紛然和者笙鏞木鐸可憐聲。獨悄一振鑑然須。大老伊說數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廷班固工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升沉將相王侯了。經天緯地憑誰好。信知風采古為多。堯舜文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訛。真人更喜蘇東坡。夷變禮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前賡歌。君哉領首一俞爾。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頓乾坤已開闔。明堂復如此。從頭制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衮冕分明圭玉侈。六代光華謁天子。日月星辰九天虫魚草木山川群聖文章相尔然。百家妙理何周旋。離黍稷春風前。東周一去追無緣。帝德王功只僮傳。廟堂急管催繁絃。巍哉孔子尊如帶。矯孟軻賢莫待。斯文未喪今何在。鄒邈然安可見。揚雄力寡知無柰。天孫校讎真未計。江海悠。百川遊回首相望。幾十

載熙寧天子憫斯文展轉搜揚到海垠丞相王公奉趾尊
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嚼六經如八珍補晉東魯曾鉏西秦
天子資之又日新八風自轉成天均頃從孟子驅楊墨它
日淫詞又榛棘豐鎬荒涼天空碧中庸一路幾充塞金
陵為此深求直二十年來人稍識求之左右逢皇極內聖外
王真準的古人教孝豈文詞堂陛之間意已移彘何虎雖尊何
儀云簞簋加靈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及會詩書一貫之明古
訓識者誰百家效語女嬰兒科斗六書藏屋壁豈比鍾王淪
筆蹟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語言含妙德倘從對偶音聲
不覓洙泗文章少平側解道雕虫童子識詩人稍得揚雄力
熙寧論譔復何慙况把先儒衆說恭奉世傳經作指南壁
雍泮水堆牙籤或者訾然痛欲熾安得諸儒口銜聖主
賢王實用食公嘗一語令師嚴翻思偃蹇熙寧苦信古

書由去拙金陵戶外屨成列祿衡一刺終漫滅彷彿五經
無二說堂萬里中月欲論兩漢誰優劣忽苦吟蟬風腹
咽邊韶性懶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慳敢望言如霧豹
班擔簦負笈徒間閔沂水君來粗解顏浴沂童子弥春
灣先騎如龍尚許攀鼓瑟從之豈浪間可憐道德共耕獵
何苦侯門屢彈鋏不挾而來聊自愜栩栩然曼尔飛蝴蝶
飲中數字刘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懾短船下水輕仍健落
帆解柁吳山脇東坡得詩不樂然亦厚遇之既而謂人曰
其詩亦佳但觀其終篇氣力尽於此矣恐必不久已而果
然同舍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
穀守之稍不至踐食立尽其酒間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人皆
於其來处架高木望若大樓然嘗有人曰象獨畏烟火先用長
竿接蒿把於其杪望見其來共燃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

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群
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王人懸
巨木設機壓之不能殺惟象鞋者用厚木當中鑿深窠方
容其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於窠之外周回峻鑿之如今之唾
壺而加峻密埋於其往來之所以草履之倘投足水上必滑下
窠中其既着錐洞貫其足不能自拔即外負其痛不能食展
轉謂之着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數日後稍困則衆
鎗攢殺而分其肉留其皮趁濕切作條耕補切乾作連勒等
用自潮陽來必經由夔江嶺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
遇其大群有候數日不去不敢行者蓋司也歷則起保甲鳴
鑼鼓趕逐之頑然若無聞也必候其自散去乃敢過也

說郛卷第三十三

說郛卷第三十四

儒林公議一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園數丈唐相段

文昌有詩在石馬唐末漸枯瘁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

生然亦不敢代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

人異焉三国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三百餘枯而復生予皇祐初

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舊雲并舊枯幹並存若虬龍之形

太平興國戊寅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越縣吏納土牛偶人

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其為人所損遂迁所事之在

少遷程出視之恠問之主者以對程嘆曰農夫收堅非升斤

之人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

村氓竅竊入劫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

武侯

廟

程羽

理識

漢宮觀

惟此非以通事
名之

運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曰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
淫泆声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儀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
声色之惑歟

行都紀事

宋楊和甫

字德温
延平人

九里

松牌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撤去吳
書吳未幾守信州陞薛高宗因語云九里松牌乃御書乎吳
唯復云朕嘗作此三字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賢朝退
即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於天竺院庫復令植道傍
今所榜是也

橘園

亭

橘園亭在今豐樂橋投北自棚前直穿即是蓋向來未
建都之時此地皆種橘高宗欲親征就此乘舟創亭其
上前臨大河至今此街市傳為橘園亭

俞家園

俞家園在今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為民所占皆荒地或種稻
或種菱故目以園為名今則如蜂房蟻窩及為房廊屋
舍巷陌極難認蓋其錯雜與棊局相類也

地名

有兩打繩巷都亭驛前一候潮門外一有兩石版巷臨安府
前一此木薦橋門外是也城中舊無木圍漫河惟居民門
首各為欄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灯火相直醉者夜行
經過如履平地往多溺死歲以數十百人計自王宣子尹經
始於抽解場出材置大木圍城內漫河皆周匝每舡步畜一
門民始便之

賊吹笛

為号

閭丘編脩泳自言往年遊宦湖湘間舟行江上有客子附船
尾至暮吹笛聽閭丘正飲甚賞其音命以酒勞之未幾忽聞
有声甚厉且訝焉問則皆不對少頃稍人遽進云某官且
低声勿復問舟尾橫笛者乃賊也以此為号而喚其徒耳
適已撲殺矣須臾有一舡笑呼直前以謂已有應援則無

怪事

人怪

應之者景詢之云吹笛船安在舟人皆答云已過前去矣俟賊前進急投岸獲免

監左帶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遊宦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飯畢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而為鬼也主人云尊宵不須驚此人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日一頭忽脫墜家人以為不可救而竟無恙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雕刻則知胞胎所父母相為感應不吉之兆

絕少笑話

雲川月河莫氏稱望嘗言其祖某崇觀門生在上庠以春秋馳名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倡妓飲于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無不大嘔

嘉僧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惟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令其家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其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民無不隨其計次日往往不敢言有士族之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噬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捕之間官時韓彦古子師為郡守流其僧而廢其寺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為監司時巡歷至一郡守盛禮以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翁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恍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慙即監繫官妓

余謂誠不知
瘡大不長
厚而若此
里昨日到
在非君子也

朱蓋

朱晦庵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頗連拾掇幾為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宓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蓋去了還更未麼守為之一啓齒

預借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郡將乃宰公之故旧目畜連燕飲有妓慧黠見罷官之日時方仲秋忽謳漁家傲云十月小春梅蓋綻宰云何太早也答云乃預借也宰公大慙

西京雜記

齊魯洪

如彭二書集

首霜

武帝時西域獻如彭二書集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听朝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有首霜一名懷風人或謂之老風在其間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首霜為懷風茂陵謂之連枝草

玉匣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

三殿

殿名

鏤為蛟龍為鳳龜麟之象世謂蛟龍玉匣

珊瑚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臺殿開襟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寓焉

名果

積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根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陀所獻号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戲然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灰梨大谷梨細葉梨金葉梨縹

異樹

梨出琅玕王野家東王梨出海瀚海梨出渤海北紫梨條棗

七弱枝棗玉明棗色棗青華棗赤心棗西王棗

出崑崙山栗四候栗嶧陽栗嶧陽都曹龍桃十秦桃櫻

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可食胡桃出西櫻

桃含桃李十五紫李朱李黃李李綺李青房李同心李

公孫弘
公孫
弘
公孫

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羗李燕李蜜李候李
刺三白棠綠李紫李花紫查三色者蜜查羗查猴查柳三青
柳赤葉柳烏柳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梅七朱梅紫葉
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山梅候梅杏二文杏材有蓬
菓杏東郭都尉于花雜五色六出云是山三椅桐梧桐梓桐林檎
批把橙安石榴白銀樹黃銀樹年長生樹萬年長生樹株
扶老木守宮槐銀明樹搖風樹鳴風樹離婁樹白榆材有桂
漆樹楸十株槐六百四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
樹十株棟樑楓各四株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
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石瓊就予求借一皆遺弃
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

賦
賦
賦

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厨五鼎外膳一肴
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
人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空引
天地錯綜古今忽默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
盛覽字長通梓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
列錦繡而為質一絰一縷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
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
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武帝過李夫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
價倍貴焉

五擗頭

杜夫

子夾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廢事夫子曰精
其理者足以大神聖教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雅為周公所制而爾雅有

精于算 8 算術

考定尚真... 元理... 算術... 其... 下... 算... 元... 年... 正... 月... 十... 五... 日... 晴... 時... 死... 其... 事... 自... 見... 真... 算... 時... 長... 以... 下... 算... 欲... 以... 告... 不... 敢... 言... 今... 果... 沒... 一... 日... 真... 又... 曰... 此... 即... 青... 龍... 上... 孫... 權... 之... 西... 之... 文... 以... 所... 擊... 三... 天... 其... 欲... 葬... 此... 地... 及... 真... 死... 依... 以... 往... 據... 得... 古... 時... 空... 都... 可... 以... 葬... 焉...

鷄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得五萬雞羊豕鷓鴣皆適其數果菰肴藪悉知其所自乃以此

資業之廣何供饋之禰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及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 傳項瑄... 傳子... 皆得其分数而失玄妙焉

乘鶴 冲天

庐山九天使者... 有道士志其姓名体貌魁偉飲啗酒肉有魚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双鶴因風飄憇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衣清弱不勝其載也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养者詰知其状訴于公府王不

之罪处士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苗八雲踏統紫雲崩龍腰鶴皆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变之機會兵賦民籍指之

悍妻

張仲孝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傳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傳孝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不足。元理嘗從其友陳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與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笑。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二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得五萬雛。羊豕鷓鴣皆適其數。果蘇肴藪悉知其所。自乃具

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及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傳項瑄。傳子。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乘鶴 冲天

廬山九天使者。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酒肉。有魚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双鶴。因風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衣清弱。不勝其載也。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处士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雲踏縱家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之機會。兵賦民籍指之。

悍妻

二女妬知大義
所師坤向之世款

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
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日業位至通顯得置
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也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
生遭逢治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
衰多病縱之又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
以銀盆綵段賞之陳亮微時為齊丘宋之客及為兵部侍郎也
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還首色婢三人與
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礼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
寃倖之人見之若面今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安自然求還宋第
宋嘆而許之李堯廣陵布衣嘗以喉舌捍闔為已任宋齊丘
罷鎮江西日堯攘足來謁齊丘問客素集何業堯曰修相業于
今十年矣宋曰君相福乎堯不能答他日復求見宋屬子卒左
右不復通之乃題一絕而去詞曰中興唐祚滅強吳總是先生誤廣

誡嘲

謨今日喪雖猶解哭讓星宮眷如何

夜知是使酒
假使是者

朱業為宣州刺史好酒陵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
復免者唯其妻鍾氏能制之舉幃一呼攝栗而止張易領
通倖之職至府數日業為易啓宴酒卒未及三爵易乘宿
醒擲觥排席詬讓鋒起業怡聲屏障之間謂左右曰張公
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公府無復使酒焉

好物不

在多

元宗曲宴保和堂命從官賦詩李士朱鞏詩成独晚泊衆
製皆就鞏已醉矣唯道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復不終篇鞏
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上掩口而咲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
豐好者皆以朱公為口實

掠地皮

魏王知訓為宣州師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
人戲詠衣大面胡人若鬼犬旁一人問曰何為者綠衣人對
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來因至如此

渠得
鬚錢

張崇師庐州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觀江都庐人幸其
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詩曰微渠伊錢
明年再入觀盛有罷府之議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將鬚
為慶崇歸又微將鬚錢嘗為伶人所戲一伶假為人死有
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不慙
後主篡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惡之及金
陵之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微歟

夢識

洛中紀異錄 十

宋秦再思 陽叟

夢徵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率義師西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
於牀下為群蛆所食及竟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語
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且死是
斃也墜於床下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食
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為沙

國夢之美

弥日嘗攻易今敢為公占之及封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
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極吉又語帝
曰此公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
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
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竟
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
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即位乃命復營寺賜額為吳義寺
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
夢堂及塑師於帝像並在內

邢公托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復叛上遣兵征之至陸渾乃
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時人謂
之邢人托密果死於此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

募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也

搜珠

後主於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尺計無可得者後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隱之者為隣僧所告繫於狴牢乃逐院而搜之寺門書閉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闇者曰官者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尺滅朱氏後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珠也

金龜

堂

朱梁時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宏敞号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国号唐及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蜀王建先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帝位乃以兔子上金床之讖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教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太原南樓府前大戰至九月晉祖會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二月我至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即胡虜亂中原之應

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死還魂見冥間要數万了髻小兒由是無間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即替元首也

宋州

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籠布裹青巾着草履而已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比之答云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曰此狂人尔不須奏恐累諸衙守衛者事非細尔乃寢因令逐之出外今上彩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国為大宋三州官家

是天命已眷之也

宋之 帝嘗有四妃一生帝執一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殷之後

所始 封於宋都今上於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乃号太宗先是皇

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

於皇運今建都於大火之下宋為火正又國家承周大德王按

天文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

即天地陰陽人事除會亦自古罕有者也

石贖

孟昶末年忽命收贖官資民家庫物太署庫前云奉勅限

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及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

贖之義名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昶即宋之臣也則知天命

孟

宋之平蕩暴亂固有日矣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

桃符

語讖

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朝孟者為孟入音

訛為猛知蔭一第者果一子也

孟蜀於宮城府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詰嘗居之昶以

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壽長春詰拜受致于寢門

之左右及蜀平詔叅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

便於公私乃至策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

忽觀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於此遂汗而居之乃知天降

是國家之命呂宮入蜀也聖蜀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号

則皇運未可涯也

碧落碑

碧落碑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灼爍高丈余上有文云神

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朔中勅使君李諶為母氏大

妃追薦所造也有老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

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刻其文我

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為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朱書

汗馬

陰符經始非人工也使君尤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使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觀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双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餘有一及字但只有一畫不成而契使君與道衆悲喜益神之後李陽冰於此李篆凡十二年終不能妙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矣天寶中大宛進汗馬六匹一日紅叱擗二日紫叱擗三日青叱擗四日黃叱擗五日丁香叱擗六日桃花叱擗上乃改名紅玉犀紫玉犀平山輦凌雲輦香飛輦百花輦命圖於瑶光殿

加給
食果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子食物上恠問之咸曰歸餽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大官嗣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听以帕子裹歸

鳳棲

硤州山中有梨樹貞觀初鳳棲樹上結實脆美因号鳳棲梨

讀書愚見

宋鄭震

字井起
三山人

有田
可以
養氣

古今之士無立錫無蓋瓦甚衆飢寒乱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孝力過人處孝子與士夫得做好人須以是內養資外養以外獲內養内外交養夾持秉彛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有田真是內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正慮為士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田至此孔明告蜀先主曰臣城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給也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飢有田者真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者也若無田而衣食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鳥得不重之拳

材質

豫章生在衆木中至七年而後枝幹始別蘇縣生在麥田中其刑似麥更無分別及穉生方知非麥要之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要

作文自然法引詩經有理

文章本無說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周施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甚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一黍之生育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安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如晝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最妙若無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竦然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蕡其實其三曰其葉湲湲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論命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吳人君復卦似之然其履露蒼生周一造化

孔孟

伊管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

兵法

主客

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教等入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主與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表紹之已其言曰其已不在於官度之敗而在於殺田豐且日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偉哉之論也古人有失一士之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靜中所得最多動之所不損少惟能一道為動靜者具得之

動靜

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示其生景法矣第王化未
熄佛法未敢彰露自以來與徼來諸國通佛法至中途國遂
大昌熾若以南來傳海南諸國考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事
佛去處吳侍中郎康泰從事朱應嘗使於天竺國秦應謂國
中實佳但人麤露可怖耳師子國乃天竺傍國也其國日無人
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
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恠事大率如此今中國
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生西方極樂世界果未曾攷究不
知其竟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
也所語佛國者多人詭恠既是褻露人無衣冠止有鬼神
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締思所以為佛國者必其人無機械
心故也

釋義

字亦有義天子耕籍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

耕籍

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

從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且為貧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伯翁封禪儀記

為第一其體勢雄渾雅壯詞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

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詞語然

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韓時為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

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

欲摧甲光向日金輪開即東帶命邀之

幽間鼓吹

唐張固清和人

遺閣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李士恩惠極異其妻劉氏晏相

者縑

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閣者三百縑

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縑帛其

危可知也。遽勸潘還之。

孟子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尔人材而在承（即之位）吾惧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尔同列吾觀之因徧招探熟者

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尔之儔也。不足憂矣。未座慘綈少年何人也。荅曰補闕杜黃裳。夫曰此全別必是

知遇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為見知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乃張徐州也。

琵琶錄

唐段安節國子博士

琵琶

琵琶法三才象四詩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

所始

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胡中

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却曰琵琶外因以為名漢遺烏孫

公主入蕃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

之琵琶本出於絃鼗杜摯以為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後百姓

絃鼗而鼓之古曲有陌上桑之間花暉石苞謝奕孫放孔常阮咸

皆善此樂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

云謝仁祖在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雖伯夷之

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遠竹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之

裴賂兒彈琵琶以獻以逆還檀為槽其木潤如玉光采可鑒金

縷虹文感之成双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凄清飄若雲外

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為槽

鷓鴣筋作絃用鉄搥彈之安史之乱流落外地

有季子白秀才子孫显達不書其名寓止京師偶值官娃內

胡二姨

琵琶以逆還檀為槽其木潤如玉

驗案

弟子出在民間。即納一伎焉。跨馱之洛。因夜風清月朗。見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未廣張伎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座傾听。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聲調殊異於此。促至。短髻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率杖發。聲清響激。越諸樂不能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韻高下。攏撚揭掩。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妹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否。二人相對。沈瀾欬。已建中中。有康昆侖。稱第一手。時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聞音樂。街東則有康昆侖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昆侖登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本是樂工獻曲。上令於曲中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稱六么。至街西豪俠。閱樂。東市謂之亦於絲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於板香調中。及不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昆

康昆侖

僧善本

康昆侖

初字為文。謀入為道。蓋也。

曹綱奴

吳奴

廡郊

命驚愕。乃拜為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莊嚴寺僧善本俗姓。改也。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授昆侖。段師奏曰。且請令。彈師本領。兼帶邪聲。昆侖驚曰。師人神。臣少年初。奉藝時。偶於鄰家。女巫。授一品絃調。後乃屢易。教師之藝。令段師精誠如此。玄妙也。段師奏曰。且遣昆侖。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能。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及段師之藝。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此藝。次有裴吳奴。與曹同時。綱善運。撚若風雨。然不事恒。居登切。引急也。綱與奴則善於攏。攏指撚稍軟。時人謂綱有左手。吳奴有右手。

武宗初。珠崖李太尉有樂人廡郊者。師於曹綱。尺綱之能。嘗謂其流。之數。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詣平原別墅。於池上。調絃。實調。忽有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是絃。實鐵也。蓋是指撚精妙。律呂相應耳。按。重仙雜記。載此事。明。又。百。陽。雜。類。小。事。

絃實鐵

○楊志善安節門下有樂史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絕妙本宣徽弟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間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听姑彈弄仍以自繫皮鞋帶以指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即實陳其事姑意方回乃及傳其藝

鄭中丞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一當時宮人官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号大忽雷小忽雷曰為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坊南李厚本者於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祕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頸中伺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入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縊殺投於河中錦即是

弟子臨刑相贈耳及如故即垂泣感謝厚本無妻即納為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今在南趙家脩理恰值訓注之事人莫有知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敢輕彈後直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覓朗彈數曲是時有黃門放鷄子過門私於墻外听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声也竊窺視之翌日達上听聞文宗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由来乃赦厚本罪任匹偶仍加賜賚焉

隋唐嘉話

唐劉餗

字昇知彭城人

詩

八人日詩

薛道衡賸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終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又云人歸從鴈厚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煬帝。薛道衡詩。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燕歌行

人物志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和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云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蔡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字人号为肉譜虞祕書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談經藉時稱為經笥宜改倉曹為人物志。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駟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今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駟乞先赦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駟曰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駟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開元錢

蘭亭帖

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唐太宗得

蘭亭真蹟

蕭翼就蘭亭事也

建中獻之宣帝。隋陳日或以獻晉王不之室。後僧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從弟子僧辨才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榻本欲嘉乃貴價市求王書蘭亭終不至。馬及知在辨師死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榻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

劉賓客嘉話錄

唐常絢

江陵少尹

序

絢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拏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丈求在左右李問晨昏與諸子起居或曰語論劇談即席听之退而默記今錄之号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為談柄也。大中十年二月常絢序張巡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翔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五百

張巡守睢陽表

詩抄忠義

來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軼。羶臊關廷。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日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伴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間笛詩曰。峇峇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心地。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音。

誌公語識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先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毛兩角。女子安事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胸臆

瓊州地名胸臆。音渠。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虫。蓋其物狀

懇乞

詩聯

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劉希夷曰。年。歲。花相似。歲。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間。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去。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焦僥人

菜之菠薐。本生西域。中有僧將其子來。如首霜蒲。菊自張。蹇焉而至也。絢曰。豈非頗稜。因將來而語訛為菠薐耶。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又常見人。暗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焦僥人也。

桐陰舊話

宋韓元吉

龍番閣

忠憲公將生。令公夢人於手中。大書與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從人從義。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方盈。魏大名之義。百年大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

忠憲名侯此為
雲傳氏

藥王乃常善
俊非孫思邈也

今有通字

携犬恰似

似此好有

可笑

祀按仙傳常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携黑
犬名烏龍今世俗謂為燕王云

太保公忠獻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
移師定武始議改葬既葬穴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

以問鄉老有曰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
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洵尔自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斷

石為柱橫三石梁瓦棺仍不別為槨也增築其封岐塚首於
淇水上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

壽以贍因族之貧者

李書

忠憲公少年貧時李書無止山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李字
晚即捺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散織自蔽率以為常

割毡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赴舉有一毡同寢卧至別割毡為二分
之其後寢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

為別

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聖眷

有是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不知名問客傳云依所親趙况其乃

是乎忠憲公亦往見馬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
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又思肉味請况訪及也趙公遂

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
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

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婿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
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則仁宗遂建公

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
進百官劄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勅榜朝堂

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論公奏曰臣頃歲陞
下過听擢寘樞右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姻親故

成字書

舊若仲淹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舍人韓絳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為切記開封府推又書戒之曰乍贊浩穰廢事皆思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管杖或不當朋則懼朝章迷則畏於陰隲二書其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猷甫兄弟者無一筆書尾但云吾押汝而不名

母訓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五葉餅之生舍人及猷肅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似之則人必以為累我也其善教如此

挽詩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公蓋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邠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相史館相也

鎮壓俗

風

笑不可看

猶但有者不

後人心

畫矣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嬰元猷公辟為永興俸有富家子悅娼女抑約為夫婦而父母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哉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蔵木偶人出其妻名氏生時與呪咀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又貴也故公不出應科奉忠憲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

京請徽廣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

莊敏公諱績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以小合幅紙

書女玉二字送未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憤容文忠公

曰出死無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咲蓋詩

中玉女但笄音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馳動

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不

能曉蓋燕北地產羊俗畜猪驛司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

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尽醉然公翌日乘

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杯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

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叙違馬上幾不能相揖後聞

虜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天隱子

序

世人天促者壽思欲傳之同志使易簡而行信哉自伯易而

來唯天隱子而已矣司馬承禎序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舉無滯塞則謂之神宅於內

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在於

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逝逐我自然勿為邪見所凝滯

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

逸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成神仙也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

之下開目尺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者神仙之海

也經曰至足不繁至人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

知無道不能成允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

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等也世人等神仙反為神所逆

者有矣等服氣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神仙

易簡

須者

漸門

易有漸卦。老大有妙門。人之脩真達性。不能頓悟。又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死。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潔身。虛心。何謂安死。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一則漸次至二。二則漸次至三。三則漸次至四。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齋戒者。非蔬飲食而已。潔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食行之物。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體糧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身之稱也。有飢即食。勿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食腐敗穢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謂

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後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何謂安死。曰非華堂邃宇。重相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魂。暗多則傷魄。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又生焉。此所謂居死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飢淫陰之侵。體豈不傷哉。脩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術也。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闔風。自開。無所居坐。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和其內。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籠內外哉。故孝道安。慶為次。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

漸也。故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熒、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妖邪？是以歸根曰靜。曰復命成性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奈道之功半矣。忘者因存想而得也，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存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何故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無遺照。齊戒謂之神解，言無信心，即不能解。安處謂之閑解，言無閑心，即不能解。存想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即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即不能解。信閑慧定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為義，不行而止，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詞云：易窮則變，則通。則又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入四真如，歸於圓世。元經云：佛身有為，至於無為，為佛化身，不墜諸劫。此一性也。故天隱子生乎意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吾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仙矣，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五歸一門，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紫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關，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紫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曰：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之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為，坐忘貴照。入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紫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

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岩縣主簿李
事勸農公事故理跋

楊文公談苑 十五

宋黃鑑 字唐卿 江夏人

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為天下李
者所伏文詞之外其博學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
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藏去為談助江夏黃鑑唐
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為公獎重幼在外舍建克成立故
唐鄉所纂比諸公為多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
相與名曰談藪余因為拊去重複分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
輒改題曰楊公談苑中書後閣宋庠序

王彥起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起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
潘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師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起
獨言久忝藩寄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守衛上喜曰前

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起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起曰卿當日
不畜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延容神龍萬一畜止又豈有
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卿還鎮一
政以為報諸師悉歸朝班

奕棋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李士莫能曉
者其一曰獨飛天鷲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
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愈令諸李士始能曉之皆難伏
神妙前後召待等對奕多能覆局為局藏於祕閣古其
局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
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
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
此易古局之法甚為簡便

優戲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花戈縣教坊以夫子

祭文

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大和樂府以此為戲宗遽令止之管伶人以徵其無礼魚目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遊絕

獲烏

兔表

陶穀晉開運中為詞臣時北戎未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斡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錢昭序郡王師之族子也為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告大海蓄富之盛承金方馴服之微懿茲希世今玆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

8

錢若水為李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苑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閱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詞尤激賞其才美

勅字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尔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寫臺不得稱勅之名始定於此

白氏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名目作七層架列置

六帖

齊中命諸生采集其事數投瓶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砌臺

砌臺即今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休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踏青去席上意錢來即知唐亦有之大祖朝大玉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曰可補砌臺使

銅牌

梁沙門室誌銅牌記多載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

記

口張弓在左邊子孫萬年江南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
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麻胡

馮暉為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羗戎畏服号麻胡以其面有黠
文也

李士

學士之職所草文詞名目寔廣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日制賜恩

草文

有曰赦書曰德音慶公事曰勅檄号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

曰詔六品以下勅書批勅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道

醮曰青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句語土木興建曰上

梁文宣錫勞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

号簿隊名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文作碑銘墓

誌樂章奏議之屬又此外有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

唐朝宮中常於李士取眠兒歌偽蜀王衍李士作桃花

文子孟景李士辛宗遜題挑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号

長春是也

說郛卷第三十五

植杖間談

宋錢康功吳越人

改名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巡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咸興晉
愍帝即位之歲改建鄴郡為建康郡宣和間朝廷謂端明
殿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季士康二年今上即位法
東漢中興建元之號改曰建炎...已酉歲駐蹕江寧府以
江寧昔號建康與藩邸王封符合今上舊封康王改名曰
建康府三名者皆出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稱
也故識者憂之

吳會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黃外坊按漢蔡邕傳亡會命江
海遠跡吳會注引會稽高廷亭屋椽竹為笛事又諸葛
亮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為會稽內史詩朝廷
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借逆指言孫

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謂姑蘇
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
悍即吳會也

溫州蠲作紙潔白緊滑大略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
此當為第一烏由拳皆出其下然所出至少政和以來方入
貢權貴求索浸廣而紙戶力已不能勝矣越錢氏時供此紙
者蠲其賦後故號蠲紙云

識石

治夕又窳咸恠訝之乃穴所陷處深丈許得一石有八大字皆
天書不可曉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使辨釋云歲在申酉汴
都不守也時諱其事立棄毀之其後屢更申酉皆無它靖
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關丁未四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於
南京已而駐驛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增脩守備澤死
杜充代之皆能以危易安京城賴以保全至己酉春金人牧

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充赴行在而東京遂不復守矣天書至
是乃驗云林子中日記備載治平中事乃其目擊也每遇申
酉歲輒注之曰今年亦無他自治平至建炎九六經申酉子中
死又遇申酉歲前此經而不驗者豈非人事勝之耳故曰天不人困
余嘗評花以為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蕊如倚門市
倡李如東隣貧女

評花品

論人品

余嘗謂近世鉅公歐陽文忠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伯玉
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而能言之然
其所以倡之者人或不能知也

桐陰舊話 宋韓元吉龍蓋閣李士

忠憲公將生令公夢人於手中大書一與字而之知門戶之將
起也及命名从人从意而字宗魏蓋畢萬之後必大万盈魏教
大名之義百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

葉玉

紙
唐大常以蠲
文部知制誥
在舒 蜀漢桂房

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像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仙傳常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携黑犬名烏龍今世俗謂爲藥王云

穴下
有泉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猷肅公自太原移師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時開墳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駕于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尔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爲奇第斲石爲柱橫三石梁瓦棺仍之不別其槨也增築其封坡塚首于上淇水李公邦直爲墓表孫康簡公曼升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贖同族之貧者

李書

忠憲公少年貧時李書無紙山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李書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織自蔽率以爲常

割檀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赴舉有一檀同寢卧至別割檀爲二分

爲別

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靖康公女子孫後數世婚姻不絕

趙守

李康靖公爲汝州守趙公不知名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况其是乎

設肉

忠憲公亦往見馬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常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凡訪及也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載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婿也

聖眷
有定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宰相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則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書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勅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奏曰臣頃歲陛下

過聽擢致樞右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姻親故曰若
仲淹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奉臣以私則臣委質策
索無交托進退之際唯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戒子書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
忠憲公書戒之曰唯上感君恩以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
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猜忌迂開封府推官
又書戒之曰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
斷一管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畏於陰隔二書真跡具
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書尾但云
吾押付汝而不名

母訓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
摘吾葉餅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傳我方官師傳莊敏公伍子皆貴
显嘗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不信之則人必以

為累我也其善教如此

挽詩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奔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
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托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

第四天熙寧四輔尊蓋自樞副迂參政宣撫陝右即軍中拜
昭文相再入相史館相也我方諱澤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

厭盡

為永興倅有富家悅倡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強為子娶乃謀
之市卜教以厭盡期妻必死可娶倡則厚鼻之既而妻果病
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信曰世願有是邪
我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蔵木偶人出其妻名氏生時與
呪咀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金填姓名

宮師諱維字持国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
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奉忠憲公亦不
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藉蔡京請徽廟

委序

御書群臣姓名而以金填之或謂為應

荏敏公諱鎮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以小合幅紙書
玉女二字送來荏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憤容文忠公曰出
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舉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咲蓋詩玉女
但發音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契丹每歲至中國索食
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勸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
及臙胃之屬從者不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
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困之尔既回程與伴送者飲率盡醉
然公翌日乘騎如故病醒也益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
屢至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違叙馬上幾不能相抱後聞虜
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楊文公談苑

十五卷

宋黃鑑

字唐卿
江貢人

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為天下李者所

伏文詞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
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截去以為談助江夏黃鑑唐
卿者文公之里有俊才為公獎重幼在外舍建充成立故唐卿
所纂此諸公為多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與名
曰談藪余因而揆去重複分為二十一日勒成一十五卷輒改題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

徵藩侯入觀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師競論疇昔功勳惟彥
超獨言久奉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
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
卿當日不囚我何也對曰蹄泚之水安可迺容神龍万一囚止
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
卿還鎮一政以為報餘諸帥悉歸班

宋太宗 奕棋

作奕相三

勢不可得

用、精神用

於手無

手矣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李士莫能曉

者其一曰飛天鶯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三曰大海取明珠勢

皆上所製上親指授愈令語諸李士始能曉之皆嘆伏神

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覆局為局藏於祕閣古棋局

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

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

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圓

之法甚為簡便

優戲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戈縣教坊以夫子

為戲者賓客李愬言於東朝曰唐太和縣樂府以此為

戲文宗處令止之管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

不可况敢及先聖手東朝驚嘆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祭文

陶穀晉開運中為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揚光遠以青州叛大

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奏曰漠北有

不賓之虜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獲鳥

錢昭序郡王師之族子也始為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

兔表

詔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惟陰類告大海蕃富

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懿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當

時多傳誦

祝詞

錢若水為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

翰苑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

難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

矣不能措詞尤激賞其才美

勅字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

傳寫誤尔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云不經

鳳閣寫臺不得稱勅之名始定于此

重出

白氏 六帖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也曾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中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重出

砌臺

砌臺即今搽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為林觀之景唐仲素詩云曉望臨香閣爭登高下砌臺林間踏青去席上意錢未即知唐亦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曰可補砌臺使

銅牌記

梁沙門宝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興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孫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重出

胡麻

馮暉為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羗戎畏服號胡麻以其面有黥文也李士之賦所草文詞名目浸廣拜免王公相死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榜大號令曰御札賜五

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批勅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蕃書道醮曰青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具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步隊名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碑銘墓誌樂章奏議之屬又此外有章表歌頌應制之作曰說唐朝宮中常於李士取眠兒歌偽蜀王作菝花文蓋泉李士辛常題桃符云新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雲莊四六餘話

四六 所祖

帝王之制備載乎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多以四字為句惟鮮對偶後之制誥間以文字而以四字成聯者不多賦者古詩之流今之賦則四六矣詩三百篇其間長短句固無幾是亦書四字句之旨此四者殆四六之所從祖

刻玉詔

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室為九室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

祭春
牛支

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亟三通大和一
氣乾元用九增室曆萬年包括室文無一遺者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數吏持紙一幅
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

具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須臾之
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

不妨此是喚醒他樂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書牧
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牛

出土亦嗣歲之期此富是師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
語環妙則倍之

玉牒所紀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
罷皆在焉仙源即慶符其一條目前此及玉牒成書袁罕能

備言之惟子湖一表終始對說休同有云帝系勤鳴燦科
脩於屬籍聖謨啓祐嚴訓典於室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

天橫周浩湯盤麗光躔於東壁惟昭穆親踈之有序更
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

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為兩尺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凡使者因館頗久一日儼方

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只奉梨謂之曰去
雖難落未可輕離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天生偶對
觸類

索之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如三川太守四国老翁
相公相子人主人翁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浙送一生惟有

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
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進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果草間

玉牒

8
語對

8

天生
對偶

今時語云持重不持輕

二賦

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對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語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奉百鈞而不足以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窓賦云。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駝音聿飛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去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榜塞。渡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

雜文

政和中新創禁中雜儀。有旨令翰苑撰文。翟公選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絕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常居听與

宋陳繇

直齋之子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

牛公

文公葬

天下朱文公之葬。衡也。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于卯臘月三日謝世。湖州守孔應得說云。文公初卜。刘夫人兆。因為壽藏。嘗扣之名街者云。有龍。歸後唐之兆。繇一日至麻沙鎮。觀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重出

盤溝

大聖

沈翁父子業塑。尤工嬰孩。翁死。媪語其子曰。我不作福。汝父已喪。柰貧何。因拚額飯。僧詰朝即有來者。自是日不輟。以及一紀。忽有一僧於別次謝其不倦。且扣所業。出一包粟。授其子曰。以是塑佛像。置粟一粒於中有禱者。敬且祝云。吉則拜。凶則否。一尊取錢一百二十月。售無過五尊。已而買者所禱。輒應。至於家有其像。常州無錫徐侍郎梓官。濟得之以歸。後入承天。紹興間也。闕歲已百。靈響入昔光。廟嘗宣像入內。賜僧牒二。以奉之。双井黃酉之為記。其像為聖相。高可尺許。製甚朴。而神采欣悅。

如生他塑者莫比

埋祭

此印不
殺牛
陰德

受刑
無血
死婦

參得妙

胡家定以外
孫為嗣

相州新安祠曇嵐皆用埋瘞咸以為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為信至用郡印其封翌日發視無用或以為見異物恐未必然

蓋周礼以狸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沉然則尚矣温州平陽有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師

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行至則郡有盛集蜀俗主師蒞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筋羹羹每取特乳烙鉄筋鑽

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為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單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于其上已而復夢神

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期願果至九十餘

景僧錄受刑無血通鑑宗宣元平年魏陷虎牢先濞城中井為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出血又聞李廷芝死亦無血

周益公夫人妬有勝公昉之夫人廢之庭公過之當暑以渴告公以

熱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箇相公為婢酌水公咲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湖州祀安定胡先生儒其後久無聞端平間郡人胡楷世行得其女孫於城西時民遂白郡博士楊幼度林憲云我先人於胡

為敵体之甥尔雅妻曰弟之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敵体更相為甥實相其事率鄉曲具奩

飾得郡庠生陳應甫仲山遂以婦之胡施有所育安定之脉存一線云仲山嘗首卿議

三柳軒雜識

宋程榮

字儀甫

或曰

平園記客言謂論語允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鄉人之子

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枨之類

五穀
以稻

人謂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鷄配為黍謂野人之食也故啜菽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稷食

為貴

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羹謂草之食也陰食
稻則對衣錦惟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為嘉
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祠山

事要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稀詞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淫
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為稀役使陰兵役為夫人李氏所覘其
工遂輟名之避食稀蓋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
通輟轅之道塗山氏見之慙而化為石二事實相類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由徽來雲言買屋廣化寺側脩理夾辟得
古攢堂一尸僵卧如生觸之則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迁瘞之
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除服議郝詵母亡不
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權以其不
應除服而議之詵以此方下濕惟城中高遂故葬於所居之宅
祭於所葬之堂不知其不可知之詳求之晉史亦然始印胡言是

天地

信天周九八十一萬里見春秋元命苞去地九萬里見徐整正歷記
地廣東西二萬一千南北二萬六千見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于西
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海經山陵之大川澤之注菜茹之生
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曉確不懇者千五百萬
二千頃見孝經授神記

石

永石鍾秀山川景物可奇夷堅集載高州茂名縣黃尖嶺
石理有岩樹景物朱子困師桂以兩石致洪景盧老幹扶
踈上雲氣下臨廣漠渾然天成異無斧鑿過永石遠矣黃
尖昔有仙人潘姓者居此煉丹遺英在地融結層殆可揭取

古玉

宋晦伯傳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
玉為箕臺碾麒麟又有片石長可八寸闊三指如刀有把名
抹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皺又片玉甚薄上
銳下闊名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荀名代指溝筵用

梁昭明 蘭亭序
夫子文選不取
蘭亭叙

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緣竹管絃為病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緣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書中語梁已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序也

蠱呪

閩廣多蠱或謂允至旅寓當先扣主人云你家有蠱毒既問之即不行夷堅新志載解蠱毒呪云姑蘇咏摩耶咏吾蠱毒既生四角父是穹室穹母是含耶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鄭景望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鬱林宰來頭得其二呪曰本師未來祖師來未三百六十祖莫能吾前吾要及生急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未呪作牛兒喫油草入人腸元是喫食腸急如律令又有手訣宋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

漁隱

漁樵之隱世固有之未若張芸叟南廷錄所述之異潯陽甘棠湖之南有蓋氏者世業漁釣有聲樂門闌蕭然竹籬數掩客有過之者孟生出見葛衫草履容心語言真江上漁人略無異者就苑廡一吸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即所事如富貴家坐調呼須已可嗟惟頃間延至中堂樓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燦然奪目至於酒味羹蔬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寶之裝服飾新鮮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悅然浮休以為任俠隱身而致富者異矣哉

花客

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因易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注之以寓猶賢之意

牡丹為貴客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 桃為天客

杏為艷客 蓮為淨客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為山客 瑞香為閨客 木芙蓉為醉客 利為淡客

菊為壽客 醉醪為才客 蟾梅為寒客寒改 素馨為韻客

瓊花為仙客尊 丁香為情客 蔡為忠客 合朕為佞客

揚花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季為痴客 木槿為時客時改

石榴為村客村改 鼓子花為田客 蔓陀羅為惡客 孤灯為窮客

棠梨為鬼客 棣棠為俗客九第之義不可稱客以蔡改焉 木筆為書客

已上見姚氏

芍藥為婚客 鳳仙為羽客 紫薇為詞客

水仙為雅客 杜鵑為仙客 萱草為權客

橘花為雋客 梔子為禪客 來禽花為靚客

山礬為幽客 棟花為晚客 菖蒲為隱客

枇杷為麗客 玉綉毬為吊客 茉莉花為狎客

李花為俗客 凌霄花為勢客 迎春花為偕客

丹月花為豪客 菱花為水客

已上新添

指南針

陰陽家以磁石引針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異。按本草演義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也。其法最新。續中獨縷以半芥子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橫貫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午。丙為上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類相感耳。

謹對

淳熙間高墨登對。上稱其不為高談。梁相戲云。高墨不為高談。以何為對。周益公對云。畢牧且卑牧。蓋武臣卑牧。見知黔州。沈丞相說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体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士人又訛云。一德嚇天之對。三公亂道之邦。

釋史 一

元仇遠

夢

陳文龍志忠。異化人度。宗朝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病卒。于杭之猫兒橋。巷初文龍入太

優戲

李累試不入格太李守志之神岳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李恒悒不樂既而赴廷對第一仕官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遺書閱書前面曰交後代書年曰至元心甚惶之未幾國亡我陷家殘身殍生杭出於太李之側病將適見故人趙有得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至此天數也吾不知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病必死于此必為太李之神前夢不虛也故為君道之數日果卒戴師初云至元丙子北兵入抗朝廟為墟有金姓者世為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時熟其為伶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期往為優戲云某寺有鍾寺如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巨神怖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神主僧曰既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咲范為之不懌其人亦不願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當困苦之中忽得所遇不低首下心以承順其意則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金以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致譏於所欲活之人快其忠憤亦賢矣哉

志孝

封股
批乳

吾里堂溪袁鎮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体羸幾死一日封股肉和湯液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沒家君諱聞值母病經年每與醫投藥皆不愈家君炷香告天刃其左乳煎糜以食僅心母氏數月之命石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瀕死良孫密封腹託他肉以食之父病尋愈隣家陸氏母病疫將危子淬刃披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夏氏養姑甚孝姑病封股肉作羹食之而痊嗟夫封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邪或者謂割傷股膚為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父母病

苟可以身代亦為之矧膏肉之足惜乎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其意謂鬪狠猖獗殘形之類耳若夫封所受之肉活幾死之親茲於真情自不容已焉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志善

事嫂

明州城西門有民家徐民兄弟三人以賣漿水舂米為業九娶妻生五女而死兩弟事其嫂如母撫養五女之嫁遣始終無間言里人莫不愛之

嫁故

厚道子人如
不的不富

豐有俊子宅之四明人登第後遊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其娼羞縮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認得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留宿者以坐間不敢問故也如此且各寢明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其事白尹且云某囊僅有百千欲從公更貸二百千以嫁之尹

嫁婢

更宜留心
必不陰也親
必不於心能為

嘉謂即取入府厚奩且擇良女嫁之尹乃至佐宣子也也是云臨安府江夏陳宮幹家饒於財偶買一婢不以為意一日浴令其措背若不用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遂令且去浴罷與妻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閣見其婢猶垂淚扣其故婢曰妾本官宦家女妾父暴居官時令一婢措浴誤以指令瓜傷背重加之罪妾今乃獲此報言訖涕淚俱下妻還白之即令其婢講家人禮厚資遣嫁之

病

親居背
親心誠同
報恩

臨安埠頭禹將仕平日好施予一日火逼近禹家忽見諸面者羅門首乞効死力禹許之諸面爭為搬挈家資無一遺者火息盡以還主禹甚嘉特厚勞之諸面平日受恩今日効報一文不敢要羅拜而退

食人之福者何如哉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鬻鬻居於鄰價成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故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西柳

謀人
富隣
還券

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誦。

印習隱應當知永嘉日開宴一妓頗有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誥之對曰妾趙清獻公之後失身娼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即憫之於席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彭齡亦取之行人兩賢之。

志惡關文

志政

馬裕齋光祖君京府泣政之初吏具牘請諱公批曰祖無諱

父母無諱光祖亦無諱所諱者強賊奸吏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令將冬瓜切作

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

庭公心惟之問曰如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曰有知者否曰唯妻

好識力 禁民 捕蛙

知公疑其妻與人通奸進妻詰之妻曰人通其人婢妾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奸夫於法

決蒲 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詈不置平章行馬至聞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十七棄之可也及杖銀星滿地遂罪其隣

志賢

謙抑

徐司尹逸字無競天台人號竹溪又號抱獨子少與朱文公為友公提峯浙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豆夜話至曉而別公嘗託無競作謝恩表書云可放筆力稍抵使人見之無假手之意也其受知推獎如此

淳祐初元浙漕王桎子女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託言得

孝子 賢母

貞婦

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爭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復何憂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逼為淫婦入室取刀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曉乃一喫菜魔神也信矣邪之不可干正也如此

侵葬

董地

李侑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茔之側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隣一過尔初豈害吾事况業已掩藏忍使之暴露也鄉曲賢之

好奇

江西古喻蕭大山則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亭曰亭...越陳侍郎某提率江西日肖心飲徧歷亭館次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曰此何不名之曰洞...蕭為不悻

志言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據其短大緊云昔之宰相端坐朝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及一戰必如上或未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加只因而已十年間

後李訓

慈湖訓後李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鼓胃身不遠声利甚于穿骨不脫塵氣甚於瘡

理到

之謂

揚敬仲先生曰士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飢餓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用友以不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錢塘詩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倚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湖片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杭都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志疾

陸曠奉化人以醫術行於時新昌徐氏為婦病產不遠二百

血悶

詩

血向病用紅
花以之立驗

里與致之門及婦已死但肖鬲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為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葱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

偏勝
毒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身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偏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効街有一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計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生偏勝痛也療之一夕而愈

解毒
妙方

斷腸草形如阿魏長葉尖條蔓生食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尿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業動將嫩葉以浸水消滴入口即百穴敷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鷄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尽吐出惡物而甦少遲

治痢疾
方

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傷予家居於大暑中苦患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椀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澀也蓋骨鯁用大延殼芒用鴉涎皆以意推也

又治痢
疾方
冷痢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効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葉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盤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醫曰此冷痢也此法用新和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以金杵曰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齋齋

本草王不肖行乃翦金花其性熱敷貼瘡癩以潰膿其効甚神俗謂之金翦刀草余隣人汪庖一日為沸湯澆爛膚肉其痛甚殷偶一賣油魏生至亟拾草作葉爛杵塗傅之痛即止

病目
嗽

詰之知其為蛇繆草。須五葉七葉者為佳。此草春而結實如圓
鉤有毒俗傳食之能殺人。諺云要死食蛇。姜嘗詢之者。樵言
此物不致殺人。但能發冷延耳。威里杜况病疥瘡于手。偶
盛暑到江口。戒僕取草煎湯一浴。旦起則疥燥而愈。詢所
取草。乃籬間豨藤也。又嘗見城肆收畜松毛。問之云。北人
多用此洗疥。又一法用鹿梨去皮裏刮黃入壘。曰細搗以米
醋浸。當浴時坐擦使乾。洗去之。如此一二次則效矣。又患惡瘡者
以老松節煎油洗瘡。候乾傳之立愈。臙瘡者。葱鹽湯洗令乾
淨。以馬尾勑葉付之亦愈。其法用生麻布一方。將馬尾勑於上
往來磨擦。下承其末用之。

病眼有赤障者。取田螺一殼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之露中。
曉取則肉化為水。以水滴之。赤障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來去核薄切作細片。

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為度。用蜜拌勻
當睡中喚起用七挑服。其効甚速。又起州孫季錄云。少時常苦
嗽疾。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
大約用水五椀煎至一椀。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村民有患水腫者。以為鬼禍。訊之下者。授之方。用
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旋
而出。數日愈。

志夢關文

志異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
跟套擲。狂擲奔疾。趨如是者五月。而後去。狙猿亦如之。三日
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初江北有虫名顏。皆渡江而南。淮人
為之語曰。頭向江南去。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師乃伯顏也。

治水腫方

水腫

狙猿
朝廟
伯顏

志詠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觀皇都邑人惜留不肯住誰人牽網羅雙鳥鄭大喜每有燕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詞頗以為羞乃曰此非頌先之美乃譏先也網即罔雙即兩鳥即鴨其意罔兩鴨也先怒命焚之

鷄頌

妙文

甄龍友嘗遊僧舍饌延欵僧有雌鷄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復生子種無窮人食畜又食人寃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又須先去本根大眾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刮去心腸肝胆吐香水源化為霧鑊湯滾感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

鷄死無憾免烹以侑酒盡懽而去

志雜

趣笑談

諱名

錢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情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可笑

缸窻夜話

宋顧文薦

字仲奉号蘭谷崑山人

室祐丙辰夏四月平江天慶觀厨堂後隙地守宿者夜間井傍索若人牽制擊声意謂盜也往視則無所覩就睡則又響至六月漸入屋室掀盆翻盪終夕不安始疑為鬼久則声有鳴然道士郭某時掌常住戒方啓户入房則其物先居其中鳴號而去或分坐議事則鳴声于足下久則相狎而不惧或呼之曰鳴歌至各則出入道紀堂前通夕不止以法駭逐略無効驗來歲當建黃錄齋至下元預行奏告其初在真武殿

人化虎

步閑談數
段皆寓言
也蓋東坡
疾世之詞
身

此幾字不
知何人談
不流言批

美惡不同
受其其依
筆天而
之生性
千失人
實感百
之世比若
詞向今
時此痛
美東坡

側作声一兩夜即寐無所聞竟不知何懼也

漁樵閑話

宋蘇軾

漁曰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
為虎也忠既病久而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乃不
願而延出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母弟返閉其室旋聞
咆哮之声穴壁窺之乃其真虎也悲哉忠受氣為人俄然化之
為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其涎流于舌欲啖其子豈人
之所為乎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狠暴之心而然耶內積貪恠吞
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時凶悖殘忍於
於所觸而然耶周旋宛轉思之不得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
陽報復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若已向所述事遂失人
身而人托質于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然擅威威
福恣暴亂毒流于人之骨髓而禍于人宗族者此形雖未化

而心已虎矣傾人於溝壑以狗已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膏血以
充無名之淫費非虎哉使人之父兄兄弟夫妻男女不能相保而
骸骨狼籍於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嗚呼
仁恩育物豈欲為是哉然而不能使為之者自絕于世又何足恠
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極每山人馬紹相會於衡山祝融峯之
精舍見一老僧古貌虎眉体甚魁梧卒止言語殊亦朴黠野
得極來甚喜及情極之僕特錢往山下市少鹽酥俄亦不知
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
即脫班衣而衣禪衲熟視乃一老僧也極詰其服色乃知已
之僕也極大惧及老僧歸紹會極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極視
僧之口吻尚有余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惧乃默為之計因紹
其僧曰寺井有恠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二人併力推入井中
僧乃遂變虎形也於是壓之以巨石而虎斃于井二人者急趨以

焚

威

美者而不知
其力也者
而不為惡
是天生之
善性也
惡而以知
善者不為
是化天生
之善也者
此等入天

日時之見
讀此者
必不能回
心為善
者而不敬
為也者不
能為也

魁音呼夜依也

晝歸計。值日已薄暮。遇一獵者。張機于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
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何不且止於棚上。二人悻悻相與。援而上。
寄宿于棚。及昏暝。忽見數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有
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眾皆大怒曰。早來已被二賊
殺我禪師。今方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
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眾何人也。獵者曰。此佞鬼也。乃疇昔
嘗為虎食之人。既而鬼矣。遂為虎之後使。以前道。二人遽請
獵者。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哮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而踣。
遂逃向之。諸佞鬼奔走。却回俯伏虎之前。號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
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為虎
之食。死又為虎之後使。今幸而虎之斃。又從而號哭。哀何其不自疚
之如此耶。忽有一鬼答之曰。某等性命。既為虎之所食。嚼固當拊
心。刻志以報。究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誠可愧耻。而甘

受責矣。然終不知禪師將軍者。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已至於
此乎。近死而心不知其非也。宜乎沉沒于下鬼也。樵曰。幸世有不
為佞鬼者。幾希矣。苟於進取。以速利祿。吃疽蝕痔。無所不
為者。非佞鬼欤。巧詐百端。未為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好
走為惟恐。後於他人。始未得之。俛首卑詞。態有余于妾婦。
及既得之。尚未離咫尺。張皇誕傲。陰謀毒螫。遽然起殘
人害物之勢。一旦失取。既敗乃事。則惶惶竄逐。不知死所。
然終不悟其所使往。尚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
乎。哀哉。非佞鬼欤。

漁曰。李義山賦。三惟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
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為倭。
魁。踏馬。佞魁之狀。領佩水游。手贊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
鼠為虎。以蚤尤為誠。臣以共工為賢王。以夏姬為廉。祝鮀為

魚日誦節義於寒泥。贊韶曼美澤也於媼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携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為讒。魏音馬。讒。魏之狀能使親為踈。同為殊。使父鱸其子。妻美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鉅乃刻。又持一物大如竹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貪。魃馬。貪魃之狀。頂有千眼。頰亦有千口。鼠牙蚕喙。通臂衆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鈎骨箕鑊。環聯琅璫。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拮屨校。業棘死灰。僥倖得失。他日復為嗚呼。義山。狀物之恠。可謂中時病矣。樵曰。然夫惟物之為害。充塞于道路矣。何所遇而非也。傳言接響。更相出沒。摺摺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恠物之為害乎。殊不知此亦家孔之義也。何足以恠而自恃哉。說郛三五

